

探访 漯河市第二批历史建筑

3515 工厂老建筑群:留住城市记忆



王守政介绍3515工厂建筑群情况。

■文/图 本报记者 尹晓玉

建筑是城市的灵魂。一幢幢历经沧桑的老建筑,见证了岁月的变迁,汇聚了城市的记忆,也成就了城市的文化气质。在漯河,建于20世纪50年代的3515工厂工业建筑群,历经60多年风雨洗礼,以独特的苏式建筑风格承载着一代人的青春记忆,在社会的飞速发展默默守护着那段难以忘怀的时光。

近日,漯河市第二批历史建筑保护名单公布,3515工厂工业建筑群出现在名单中,让这片老建筑群再次走进人们的视野。12月25日,记者走进3515工厂,为广大读者揭秘这个老建筑群的前世今生,追寻一代人的青春记忆。

风格鲜明的建筑群

根据厂史记载,1951年3月15日是3515工厂历史上最重要的一天。这天,工厂开始破土修建。经过数月的紧张施工,当年11月下旬,一期工程如期结束,24幢崭新的建筑竣工。二期工程主要修建的是生产用建筑,于1953年9月竣工。第三期工程有大礼堂、机修工房、电焊房、托儿所、浴池、理发室等。1954年初,经过3年的艰苦建设,一个初具规模的现代化工厂在漯河拔地而起。

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青春时代,每一座城市也都有自己的“建筑时代”。20世纪50年代,因为苏联给予了新中国大

力支持,中国大地上烙下很多苏式印记。在建筑方面,一种叫作苏式建筑的楼宇遍布全国各地。在当时的背景下修建的3515工厂工业建筑群,从办公楼到厂房以及各种配套设施,都带有明显的苏式建筑风格。蓝灰色砖墙、斗篷式大红屋顶,虽然已经过去半个多世纪,依然显得华美庄严。如今,再走进3515工厂,位于厂区北部的老工业建筑群就像一个历经风雨沧桑而又安静祥和的老人,无声地诉说着那艰苦创业、激情燃烧的岁月里老一辈创业者可歌可泣的故事。静静的院落,沧桑的老树,一下子把人带入宁静中。

老漯河人的难忘记忆

3515工厂工业建筑群作为当时漯河的标志性建筑,给许多老漯河人留下难忘的记忆。出生于1938年的王守政,20岁到3515工厂工作,在厂里结识他的妻子,结婚生子,1998年退休后在工厂家属院居住至今。“一辈子在厂里转悠,对这些老建筑有深厚的情感。”王守政感慨道,他每天都要在院里散步,看到它们就像看到了年轻时的自己。

谈及与工厂结缘,王守政滔滔不绝。1954年,正在读中学的王守政在沙河南岸写生时,无意中看到3515工厂这片苏式建筑群,红色屋顶在一片杨树林之间格外显眼,高耸的水塔、烟囱气派壮观。“那时漯河几乎没有楼房,到处都是泥土路、煤渣路,这座现代化的军工厂风格独特、气势雄伟,显得十分神圣。第一次看到,我就被这个工厂迷住了。”王守政说,当时他就想以后要是能到这个厂工作就好了。

1959年,王守政高中毕业后,看到

3515工厂招聘文化教员,就立即去报了名,并如愿进入这里工作。“我现在仍清晰地记得第一天上班的情景。进入厂区就像到了大都市,平整、干净的水泥路四通八达,路两边栽种着高大的柏树。进门后,左手边是足球场,右手边是运动场。向北走是办公楼,办公楼两边是桃园。生产区周围遍布小游园,把工厂装扮得像公园一样。还有医院、商店、理发店、托儿所、俱乐部,都是蓝砖红顶的小洋楼,很漂亮。”王守政说,那时他第一次见到那么漂亮的房屋。

老建筑的新出路

随着时代的进步和城市改造步伐的加快,这种蓝灰色砖墙、斗篷式大红屋顶的苏式建筑逐渐减少,被拆除是它们最常见的命运。但3515工厂工业建筑群原来的办公楼和厂房整体保存完整,有的经过翻新还在使用,有的成为仓库,但很多已经被闲置。

“我经常跟参与过修建的工人聊天,听他们说,建工厂的时候,建设方对施工质量要求非常高,负责监督的人只要看到搅拌水泥的沙子里混有土,就会立即要求换材料、返工。墙面、地面都非常平整,水泥地面连一个小孔都没有。”王守政说,这些老建筑质量过硬、年代久远、样式独特,是一个时代的象征和见证,应该被保护起来。

“我们打算借鉴外地的成功经验,利用这些老厂房、楼房打造文旅项目,就像北京的798一样,力争打造出属于漯河的工业文化特色。”3515工厂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希望文旅融合能为这些旧工业厂房提供新的发展动能。



传统文化

何谓“数九寒天”

“数九寒天”是中国民间计算寒天的一种方法。所谓“数九”,就是从冬至这天开始,以每九天为一个时段往后数,第一个九天称为“头九”或“一九”,第二个九天称为“二九”,接着是“三九”“四九”“五九”……一直数到“九九”共八十一天,就“出九”了。

“数九”从冬至开始,是因冬至一阳初生,随后阳气渐长,阴气渐消。以九天为一个时段数九次,源于《易经》的阴阳数理观念。《易经》称阳爻为“九”,称阴爻为“六”,所以“数九”实际上就是“数阳”。再加上“九”是最大的的一位数,也是一位数中最大的阳数,“九九”是最大的两位数,同时也是两位数中最大的阳数。数完“九九”,便意味着阳气“战胜”阴气,与阴气相对应的寒气也就消除了。

以节气及日期推算,冬至后八十一天,是惊蛰后六天左右。“数九”至此,寒气消尽,已是春暖花开、草长莺飞的二月天了。故南朝宗懔的《荆楚岁时记》云:“俗用冬至日数及九九八十一日,为寒尽。”

“数九”源于何时,已无确切资料可考。但可以肯定的是,在1000多年前的南北朝时,这种习俗已广泛流行于我国北方地区。“数九”的方法,最初非常简单,人们从冬至那天开始,在纸上或墙上每天画一笔,或画一个符号,九个一组,共九组,八十一天。后来,出现了各种不同版本的

“九九消寒歌”“九九消寒诗”“九九消寒联”及“九九消寒图”等。

“九九消寒歌”又称“九九歌”,主要记录从冬至到来年春分之间的气候、物候变化情况,并反映一些农事活动规律。如“一九二九不出手,三九四九冰上走,五九六九沿河看柳,七九河开,八九雁来,九九加一九,耕牛遍地走”等。“九九歌”,就是冬至后九十天,正是春分日。春分一到,农忙时节就开始了。

“九九消寒诗”多出白文人墨客之手。“九九消寒联”又称“九体联”,上下两联,每联九字,每字九画(繁体),每天在上下联各填一笔,当九九八十一天过去,一副对联就写成了。“九体联”往往构思精巧,对仗工整,趣味性强,是古代文人最喜欢的文字消寒游戏之一。流传至今的有“故城秋荒屏栏树枯荣,庭院春幽挟巷草重茵”“春泉垂垂柳春染春美,秋院挂秋柿秋送秋香”等。

“九九消寒图”有“画九”和“写九”之分,有文字版、铜钱版、梅花版、年画版等。“画九”是用图画来记录“九九”的进程,其中的梅花版是“画素梅一枝,为瓣八十有一,日染一瓣”,用彩笔染完所有梅花瓣后,就“画九”了。“写九”则用文字来记录,每个字都是九画(繁体),源于清代道光初年。当一幅“写九消寒图”填完之后,就成为这一年冬季天气的档案记录了。

漯河地理

受禅台是怎么筑起来的



受禅台(资料图片)

■魏增瑞

东汉延康元年(220年)冬十月,魏王曹丕接受汉献帝的禅让,正式成为皇帝,上演了中国历史上的一幕闹剧。时光犹如滚滚东逝水,洗尽了1000多年前的人情冷暖,唯有受禅台一直默默地矗立在那里,阅尽人间沧桑。

据临颍县志记载:受禅台高18米,占地面积5880平方米。经历1000多年的风雨,如今受禅台只剩下10米高,面积2170平方米左右。笔者家乡在大郭镇陈策村,距离受禅台约5公里。小时候在村北玩耍,高高的受禅台清晰可见。每年到繁城回族镇赶九月十三庙会,刚好经过受禅台。

高大的受禅台用土量可观,那么筑台的土来自哪里?

为保障魏文帝的安全,司马懿在繁城东南距受禅台约两公里的地方(现在的繁城回族镇司马庄村)和繁城西南距受禅台约六公里的地方(现在的繁城回族自治县马营村)驻军,对繁城形成半包围之势,以保证繁城的安全。同时,这些部队也是筑造受禅台的主要力量。

据《临颍文史资料》第十二期《曹丕受禅的故事》一文记载:相传受禅台“在据繁城西南十二里取土筑台”。那么“繁城西南十二里”是什么地方?那就是笔者的家乡陈策村,以及孔庄村、拐子张、魏庄村和司马营村一带。陈策村北面的孙寨村和扁担杨村相距大概1000米,两个村庄中间偏西有一个大坑。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听孙寨村退休老教师孙老师说,他听村里老人口口相传,这个大坑就是当年受禅台取土的地方。

在我的印象中,这个大坑四壁陡峭,说明土质比较坚硬,不容易风化,符合筑受禅台所需的土质要求。从位置来看,它正好处在司马营村和受禅台的中间位置,当地驻军取土筑台极为方便。

崇岗饮社留佳话



闫长林介绍商高宗庙所在地的情况。

■文/图 本报记者 尹晓玉 姚晓晓
崇岗饮社作为郾城八景之一,曾经的美好故事流传至今。近日,记者来到崇岗饮社所在地——今郾城区裴城镇崇岗村探访。

提及崇岗饮社,宋岗村的人都非常自豪,几位村民你一句我一句地向记者介绍

着。相传,商朝中叶,河南中部发生了一场蝗灾,严重威胁着百姓的生存。当时的国君商高宗武丁是一位勤政爱民的贤德君主,率文武百官、士兵、百姓扑打蝗虫,保住了庄稼,避免了一场饥荒。百姓深受感动,在崇岗(今宋岗村)北门外修建了一座商高宗庙。因修建庙宇挖走了大量土方,在商高宗庙周围形成许多大坑。其中,庙西五六百

米远有一个大坑变成形似脸盆的湖泊,被称为“盆湖”。

古时,湖岸杨柳环绕,湖边芦苇丛生,湖中水草片片、鱼虾肥美、莲花摇曳。农闲时,许多农夫在湖里驾小舟、荡木筏,撒网捕鱼。他们哼着小曲,喊着号子,唱渔歌互答,充满田园情趣。据传,

这种怡然自得的乐趣被天上的仙子发现了,每到夜深人静时,天宫里那些仙子下凡到盆湖游玩。神仙乘坐画舫,摆下酒宴,上对一轮明月,下是一湖清水,调好琴瑟,倾满玉液,一边弹唱,一边饮酒。杯盘撞击之声不断,丝竹歌吟之音不绝。美妙的仙境偶然被夜行人发现,便广为传诵,“崇岗饮社”也因此得名。

今年90岁的村民宋明全热爱家乡文化,一生致力于整理研究村庄文化。“我小时候,商高宗庙还很气派,香火不断,正殿的北山墙上画着‘崇岗饮社’情景的壁画。”宋明全告诉记者,那些壁画更丰富了“崇岗饮社”的传说。

在宋岗村,“崇岗饮社”也被称为“崇岗饮社”。前者是传说,后者却有史实可考。宋岗村党支部书记闫长林告诉记者,据商高宗庙庙碑记载,商高宗庙始建于西汉武帝元光二年,重修于明代万历年间,最后一次重修在清朝康熙年间。在商高宗庙,历代人刻有不少石碑赞美、歌颂武丁,逐渐形成了一座有规模的碑林。兴盛时期,庙内有石碑近百块,高的丈余,矮的七八尺,高碑以石龟驮之,低碑用石座固定。

“传说拿馒头在石碑上磨蹭,小孩吃了

馒头可免灾。所以,每当三月三、六月六庙会时,或春节、元宵节期间,赶庙会的人们便带着小孩到庙中磨蹭馒头,久而久之,殿内石碑被磨得油光发亮。”宋明全告诉记者,再加上盆湖的美景,经常有富豪乡绅,文人雅士来此踏青游玩,观赏庙里的风景,结社吟诗,就有了“吟社”之名。

采访当天,在几名热心村民的带领下,记者来到昔日商高宗庙和盆湖所在地。如今,庙宇和湖泊已经不存在,但从《朴实宋岗人》这首村歌里,依然可见昔日盛景。

“微风起盆湖鳞波万道,湖岸边悠悠摆动着绵绵柳枝条,浅滩上一片芦苇,一片青纱罩,湖中并蒂荷花随风轻摇……高岗上百花争艳蝴蝶留恋,神仙夜饮宋岗成美誉。夜饮被认定为郾城八大景,吟社编入古县志……把传奇变成现实,立足本地谋发展,万亩粮食夺丰收,实现经济连翻番……”闫长林写的这首村歌《朴实宋岗人》在宋岗村被广泛传唱。《朴实宋岗人》不仅道出了宋岗村的美丽传说,还唱出了如今宋岗村人的幸福生活。每到村里有大型活动的时候,村民就会合唱这首歌曲。

“我从小就听村里的老人讲关于商高宗庙和盆湖的故事。很多老人说,夜深人静时站在庙台上,能听到盆湖那边推杯换盏、觥筹交错的声音。”闫长林说,这些虽然只是传说,但不管是“崇岗饮社”还是“崇岗吟社”,其背后都是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于可以继续施工。吴文坦在该村亲自开挖了被阻之渠的第一锹土。

此渠从光绪三十二年兴役,绵延百里,涉三县数百个村庄,经过两年时间的施工,终于全线贯通。渠成后,漫溢于郾城北部的积水得以顺利下排,原来一到秋季便成汪洋的万亩土地成了良田。沿渠的老百姓得到了实惠,自然不会忘记开挖这条渠的吴文坦,就把这条渠叫作吴公渠。

当年,吴公在郾城的任内还做了兴学、劝农、整治治安等事,都零散载入县志。他在郾城留下的这条人工渠,更是让后人念念不忘。

新中国成立后,人们又在吴公渠的上游开挖出一条新的干渠——幸福渠,并挖出八条支渠与吴公渠贯通。由此,两条渠灌溉和排涝并行,不但让为害多年的水涝成为永远的历史,还让十五里店(现龙城镇)一带的村民利用渠水灌溉种上了水稻。直到现在,人们提起这里的优质大米还津津乐道。

近年来,随着生态环境治理力度的日益加大,农业和水利部门对吴公渠及幸福渠进行了治理,对一段时间内已荒芜淤堵的渠道进行开挖和重新疏通。现在的吴公渠、幸福渠已是两岸花木掩映、渠中绿水荡漾。

然而,今天许多人竟误以为吴公渠蜿蜒百里,后来又陆续凿出几条支渠,形似蜈蚣,便想当然把此渠叫“蜈蚣渠”。开凿此渠的吴公怎能被遗忘呢?

吴公渠不是“蜈蚣”渠

■余飞

在沙河北,一条人工渠起自郾城九女家东庄头店(现庄店),北接土垆河(现颍河)、玛瑙河(现无存)、裴城河(现无存)、尧河四水合流俗称“四岔口”的地方,蜿蜒东去,一路九曲十八弯,中间几度排水入土垆河,干渠抵西华境内再汇入土垆河。这条渠让沿途百姓不再受涝灾之苦。

这条渠名吴公渠,凿渠者是清光绪年间的郾城知县吴文坦。老百姓感念其功德,便把这条渠叫作吴公渠。

然而,在吴公渠得以重新疏通,呈现堤上花木繁茂、渠中碧水荡漾的美景之时,细心的人们发现,渠堤或路口的指示牌上,“蜈蚣渠”字样赫然在目。

笔者对吴公渠并没有系统地研究,对凿渠的吴文坦也知之不多,但吴公渠以讹传讹演变成了“蜈蚣渠”,总觉得对吴公有些不公。

文史专家赵永胜先生遍查资料,向我提供了有关吴文坦开挖吴公渠的资料。集收藏和地域文化研究于一身的学者王耀南先生亲自驾车伴我沿渠实地调查,让我终

于捋出了吴公及吴公渠的前世今生。

吴文坦,字平如,浙江会稽人。他于光绪二十九年任郾城知县。他到任的时候京广铁路刚刚通车,在颍湾河(现颍河)设车站。当时一些不法之徒经常聚于车站一带,欺行霸市、扰乱治安,他的前任则熟视无睹,导致车站一带乱象横生。吴文坦到任后,第一件事就是治理车站一带的治安。在他的治理下,车站一带开始繁荣。

当时,县城北沙埠口一带经常遇到因积水排入土垆河不畅而导致的水灾。虽然在他任知县之前这里也建有水坝以泄洪,但是没几年就失修,王店一带方圆数十里的土地积水难排,每至秋季便颗粒无收。

面对这种情况,吴文坦四处奔走,进行实地调查,遍访当地百姓,积极探寻让积水下泻之策。他经过考查得知,一般秋涝积水大多汇入潁河,而潁河则因无力承受,时常决堤。决堤的水汇入土垆河后,水中有大量泥沙逐渐沉积,水过之处,玛瑙河、裴城河、郾家河等原有河道皆因淤积淤积导致河水下泻不畅,大面积良田每

逢秋雨就一片汪洋。

经过一段时间的勘测和精心规划,一个可让老百姓从此不再为积水所害的计划在吴文坦的心底酝酿成熟。于是,他向为害多年的水患发起挑战。

光绪三十二年,吴文坦按照他亲自勘测和规划的排水线路,决定于四水合流的“四岔口”开挖渠道,途经郾城、临颍诸村,蜿蜒向东达坡杨村后,再导入西华境内的土垆河,使西北、西南的积水下泄。在施工过程中,郾城境内的百姓对这一惠民之举自然是给予全力支持,工程进展十分顺利。然而,当渠的下游需要到临县一个村庄导入土垆河时,却遭到这个村庄百姓的聚集阻拦,理由是怕下泻之水给自己的村庄造成伤害。工程不得不暂时停工。

要想顺利完成这项工程,就必须征得包括下游在内的沿途老百姓的支持。于是,吴文坦亲临工地,痛陈积水给上游百姓带来的危害,以得到村内老百姓的支持。同时,他还跑到临县官府进行沟通,请求支持和帮助。在他的努力下,工程终